

第一百二十八章 請借先生骨頭一用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含光殿裏安靜了許久，太後的聲音再次響了起來：“你有什麼意見？”

秦老爺子低首恭敬稟道：“老臣不敢，隻是一應依例而行罷了，祈太後鳳心獨裁。”

太後想了會兒後，緩緩地點了點頭。所謂依例而行，陛下既已賓天，那自然應該是太子繼位。太後想到這兩天裏與太子進行的幾次談話，對這個孫子的滿意程度越來越深，覺得這孩子比他母親倒是要更清明多了。

太後是皇後的姑母，不論從哪個角度上講，太子繼位，都會是她第一個選擇。此時又得到了軍方重臣的隱諱表態，再沒有什麼理由可以改變這一切。

“範府那邊？”

“娘娘...應該不會忘記以前那個姓葉的女人。”

又一陣死寂一般的沉默之後，太後開口說道：“你先下去吧。”

“是。”秦老將軍行了一禮，退出了含光殿，隻是離這座宮殿沒有多遠的時候，這位慶**方輩份最高的老者，下意識裏回頭望去，直覺著隱隱能聽到殿內似乎有人正在哭泣。

老人的心間忽然抽搐了一下，想起了遠方大東山上的那縷帝魂，一股前所未有的心悸與驚懼一下子湧上心頭，後背開始滲出冷汗，加快了出宮的腳步。

在最先前的那兩天兩夜之後，被太後旨意請入殿中的嬪妃們回到了各自的寢宮之中，除了寧才人宜貴嬪淑貴妃這三人。原因很簡單，這三位嬪妃都育有皇子，在這樣一個非常時刻，如果要讓太子安全登基繼位。太後必須把這三個女人捏在手裏。

至於長公主。則是回到了她睽違已久的廣信宮。

太後孤獨地坐在榻上，幾位老嫗嫗斂神靜氣地在後方服侍著，不敢發出一絲聲音。暗黃的燈光，照耀在老太後的側頰，明晰地分辯出無數條皺紋，讓這位目前慶國最大地權力者，呈現出一種無可救藥地老態龍鍾。

“自己會不會選錯了。”

太後心底的那個疑問。就像是一條毒蛇一樣在不停吞噬著她的信心，臨老之際，驟聞兒子死訊，對於所有老人來說。都是極難承擔的打擊。然而慶國太後，卻是強悍地壓抑住了悲傷。開始為慶國的將來，謀取一個最可靠與安全的途徑。

“如果他還活著。一定會怪哀家吧。”

太後緩緩閉上眼睛。想著已經離開這個人世的皇帝，心中一片悲傷。此行大東山祭天，陛下地目標便是廢太子，然而陛下初始賓天，自己這個做母親的。卻要重新扶太子登基，陛下的那抹魂魄，一定會非常的憤怒。

可是為了慶國。為了皇兒打下地萬裏江山能夠存續下去。太後似乎別無選擇。

哪怕是橫互在她心頭的那個可怕猜想，也不會影響到她地選擇。

太後猛地睜開眼睛。似乎是要在這宮殿裏找到自己兒子的靈魂，她靜靜地看著夜宮，嘴唇微張。用隻有她自己才能聽到地聲音壓抑說道：“我不管是誰害地你。也不管是不是我選擇的那個人害的你，可你已經死了。你明白嗎？你已經死了，那什麼都不重要了！”

是的。太後不是愚蠢的村頭老婦人，接連數日來入京地所謂證據，並不能讓她完全相信，自己那個並不怎麼親熱的宮外孫子，會是刺駕的幕後黑手。

她甚至在隱隱懷疑自己地女兒，自己其他幾個孫子，在皇帝遇刺一事中所起地作用，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看，皇帝的死亡，讓這些人擁有了最美好地果實。

可是懷疑無用，相信隻是一種主觀抉擇，太後清楚，如果想讓臨終前的幾年能夠安心一些，她必須強迫自己相信，範閑就是真凶，太子必會成為明君。

“太後，長公主到了。”一位老嫗壓低聲音稟報道。

太後無力地揮揮手，身著白色宮服的長公主李雲睿緩緩走進了含光殿地正殿，對著太後款款一禮，怯弱不堪。

太後沉默了少許，又揮了揮手，整座宮中服侍地嫗嫗與宮女，趕緊退出正殿，將這片空曠冷清的殿宇，留給了這一對母女。

太後看著自己女兒眼角地那抹淚痕，微微失神，半晌後說道：“聽說這幾日你以淚洗麵，何苦如此自傷，人已經去了，我們再在這裏哭也沒什麼用處。”

長公主恬靜一笑，用一種平素裏在太後麵前從來沒有展現過的溫和語氣說道：“母親教訓地是。”

然後她坐到了太後的身邊，就像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那樣，輕輕依偎著。

太後沉默了片刻，說道：“你那兄弟是個靠不住的家夥，陛下既然已經去了，得空的時候，你多來陪我說會兒話。”

“是，母親。”

太後用眼角餘光望著自己的女兒，忽然皺了皺眉頭，說道：“試著說服一下哀家，關於安之的事情。”

長公主微微一怔，似乎沒有想到母親會如此直接地問出來，沉默半晌後說道：“不明白母親的意思。”

太後的眼光漸漸寒冷了起來，迅疾卻又淡了下去，和聲說道：“我隻是需要一些能夠說服自己的事情。”

長公主低下頭去，片刻後說道：“範閑有理由做這件事情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

“因為他的母親是葉輕眉。”長公主抬起臉來，帶著一絲淡淡的蕭索，看著自己的母親，“而且他從來不認為自己姓李。”

太後沒有動怒，平靜說道：“繼續。”

“他在江南和北齊人勾結，具體的東西，待日後查查自然清楚。”長公主平靜說道：“另外...範閑與東夷城也有些說不清道不明，最近這些日子，跟在他身邊的那位年輕九品高手。應該就是四顧劍的關門弟子。”

“你是說那個王十三郎。”太後說道。

長公主地眉角微微皺了皺，似乎是沒有想到母親原來對這些事情也是如此清楚。低頭應道：“是的。”

“數月前，承乾赴南詔，一路上多承那個王十三郎照看。”太後地眼神寧靜了下來，“如果他是範閑的人，那我看...安之這個孩子不錯。”

太後繼續緩緩說道：“太子將王十三郎的事情已經告訴了哀家。”這位老人家歎了口氣：“幾日來，太子一直大力為範閑分辯，僅就此點看來，承乾這個孩子也不錯。”

長公主點了點頭：“女兒也是這麼認為。”

太後靜靜地看著自己的女兒：“陛下這幾個兒子各有各的好處。哀家很是欣慰，所以...哀家不希望看著這幾個晚輩被你繼續折騰。”

“女兒明白您的意思。”長公主平靜應道：“從今往後，女兒一定安分守己。”

“這幾年來。陛下雖然有些執擥糊塗。但他畢竟是你哥哥。”太後的眉頭漸漸皺了起來。眼神裏滿是濃鬱的悲哀與無奈，看著自己地女兒。許久說不出話來。

長公主微微側身，將自己美麗的臉頰。露在微暗的燈光之下。

太後舉起手掌，重重地一記耳光打在了長公主地臉上，發出啪地一聲脆響。長公主悶哼一聲，被打倒在地，唇角流出一絲鮮血。

太後地胸膛急速地起伏著。許久之後，才漸漸平靜下來

不清楚範閑是否已經對宮中的局勢有了一個最接近真相地判斷，如果他清楚這一點。那麼一定不會選擇進入皇宮。當麵對太後陳述大東山的真相，並且交出陛下地親筆書信。還有那枚玉璽。

在這件震驚天下的大事當中，範閑必須承認。自己那位嶽母娘所做的選擇，是非常簡單明了而又有效果的規劃。隻要陛下死了，那麼不論是朝臣還是太後，都會將那位越來越像國君的太子，做為第一選擇。

從名份出發，從穩定出發，都沒有比太子更好地選擇。

而太子一旦登基，塵埃落定之後，範閑便隻有想辦法去北齊吃軟飯了。但眼下的問題是，範府處於皇宮的控製之中，他地妻妾二人聽聞都已經被接入了宮中，他便是想去吃軟飯，可也不可能把幹飯丟了。

老李家地女人們，果然是一個比一個惡毒。

範閑一麵在心裏複述著老婊子這三個極有曆史傳承意味的字，一麵借著黑夜地掩護，翻過一麵高牆，輕輕地落在了青青的園中。

這是一座大臣地府邸，雖然沒有什麼高手護衛，但是府中下人眾多，來往官員不少，從院牆腳一直走到書房，重傷未愈的範閑，覺得一陣心血激蕩，險些露了行藏。

在書房外靜靜聽了會兒裏麵地動靜，範閑用匕首撬開窗戶，閃身而入，觸目處一片雪一般的白色布置，不由微微皺了皺眉頭，然後一反身，扼住那位欲驚呼出聲的大臣咽喉，湊到對方耳朵邊，輕聲說道：“別叫，是我。”

那位被他製住的大臣聽到了他的聲音，身子如遭雷擊一震，漸漸地卻放鬆了下來。

範閑警惕地看著他的雙眼，將自己鐵一般的手掌拉離對方的咽喉，如果對方真的不顧性命喊人來捉自己，以他眼下的狀態，隻怕真的很難活著逃出京都。

這是一次賭博，不過範閑的人生就是一次大賭博，他的運氣向來夠好。

那位大臣沒有喚人救命，反而用一種很奇怪的眼神，看著範閑那張有些蒼白的臉，似乎有些詫異，又有些意外的喜悅。

...

“舒老頭兒，別這樣望著我。”範閑確認了自己的判斷正確，收回了匕首，坐到了舒蕪的對麵。

是的，這時候他是在舒府的書房內，幾番盤算下來，範閑還是決定先找這位位極人臣的大學士，因為滿朝文武之中，他總覺得隻有莊墨韓的這位學生，在人品道德上。最值得人信任。

舒蕪眼神複雜地看著他。忽然開口說道：“三個問題。”

“請講。”範閑正色應道。

“陛下是不是死了？”舒蕪地聲音有些顫抖。

範閑沉默片刻：“我離開大東山地時候。還沒有死，不過...”他想到了那個駕舟而來地人影，想到了隱匿在旁地四顧劍。想到了極有可能出手地大光頭。皺眉說道：“應該是死了。”

舒蕪歎了一口氣。久久沒有說什麼。

“誰是主謀？”舒蕪看著他的眼睛。

範閑指著自己地鼻子，說道：“據軍方和監察院地情報。應該是我。”

“如果是你。你為什麼還要回京都？”舒蕪搖搖頭：“如此喪心病狂。根本不符君之心性。”

兩個人都沉默了下來。範閑忽然開口說道：“我既然來找閣下。自然是有事要拜托閣下。”

“何事？”

“不能讓太子登基。”範閑盯著他地眼睛，一字一句說道。

舒蕪地眉頭皺後複鬆。壓低聲音說道：“為什麼？”

範閑地唇角浮起一絲淡淡地自嘲：“因為...我相信舒大學士不願意看著一位弑父弑君地敗類。坐上慶國地龍椅。”

滿室俱靜，範閑站起身來。取出懷中貼身藏好地那封書信，輕聲說道：“舒蕪接旨。”

舒蕪心中一驚，跪於地上。雙手顫抖接過那封書信，心中湧起大疑惑。心想陛下如果已經歸天。這旨意又是誰擬地？但他在朝中多年，久執書閣之事。對於陛下地筆跡語氣無比熟悉。隻看了封皮和封後地交待一眼。便知道是陛下親筆。不由得激動起來，雙眼裏開始泛著濕意。

範閑拆開信封，將信紙遞給了舒蕪。

舒蕪越看越驚。越看越怒。最後忍不住一拍身旁書桌。大罵道：“狼子也！狼子也！”

範閑輕輕柔柔地扶住了他地手，沒有讓舒大學士那一掌擊在書桌之上。緩緩說道：“這是陛下讓我回京都前那夜親筆所修。”

“我馬上入宮。”舒蕪站起身來。一臉怒容掩之不住，“我要麵見太後。”

範閑搖了搖頭。

舒蕪皺眉說道：“雖然沒有發喪。但是宮內已經開始著手準備太子登基地事宜。事不宜遲。如果晚了。隻怕什麼都來不及了。”

範閑低頭沉默片刻後。說道：“這封禦書。本是...寫給太後看的。”

舒蕪一驚。心想對啊。以範閑在京都地隱藏勢力和他自身地超強實力。就算宮城此時封鎖極嚴。可是他一定也有辦法進入皇宮，麵見太後。有這封書信和先前看過地那枚行璽在身。太後一定會相信範閑地話。

“啊...”舒蕪地臉色一下子變了，怔怔望著範閑，“不可能！”

“世上從來沒有不可能的事情。”範閑地雙眼裏像是有鬼火在跳動，“您是文臣。我則假假是皇族裏地一分子。對於宮裏那些貴人們地心思。我要看得更清楚一些，如果不是忌憚太後。我何至於今夜會冒險前來？”

他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李氏皇朝，本身就是個有生命力的東西，它會自然地糾正身體的變形。從而保證整個皇族。占據著天下地控制權。保證自己地存續...在這個大前提下，什麼都不重要。”

範閑看著舒大學士平靜說道：“事情已經做透了。大學士您無論怎麼選擇。都是正當。您可以當作我今天沒有來過。”

舒蕪也陷入了長時間地沉默之中，這位慶國大臣渾身上下在一瞬間變得蒼老了起來，許久之後。他嘶啞著聲音說道：“小範大人既然來過了，而且老夫也知道了，自然不能當作你沒有來過。”

範閑微微動容。

“老夫隻是很好奇。雖然範尚書此時被軟禁於府，可是您在朝中還有不少友朋，為何卻選擇老夫，而沒有去見別人，比如陳院長，比如大皇子？”舒蕪地眼瞳裏散發著一股讓人很舒服地光彩，微笑問道。

範閑也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武力永遠隻是解決事情地最後方法，這件事情到最後，根本還是要付諸武力，但在動手之前，慶國，需要講講道理。”

他平靜說道：“之所以會選擇您來替陛下講道理，原因很簡單，因為您是讀書人。”

範閑最後說道：“我不是一個單純的讀書人，但我知道真正地讀書人應該是什麼模樣，比如您地老師莊墨韓先生讀書人是有骨頭地，我便是要借先生您地骨頭一用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

CopyRight © 2010-2019, quanben-xiaoshuo.com All Rights Reserved, Powered By 全本小說網